

沉浮『大头紫鸡』

◆ 秦维宪



无论按《虫谱》说法，还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玩虫经验均表明：白露之前蟋蟀决不能“开毛钳”（开斗），干老的红牙最好在秋分后上阵，而白牙则要到霜降才能去迎敌。从形体上观察，识别虫儿是否可以开斗，必须揭盖后虫儿挺立盆中央昂首苍天，双须舞动，六爪凌空；拉干屎，项上细绒毛褪尽；像山东皮虫那样在盆中缓缓蠕动，双须贴盆横扫。如果在此之前，将虫儿赶上战场，那么它们就会咬掉牙浆，吃了败仗心理上还会产生畏惧情结，以后再难横刀立马了。

至于虫界流传的蟋蟀生命短促，仅仅只有 9、10 两个月斗期的说法则为大谬。其实，好虫从白露以后，可以斗到 12 月底；更有老法师在 12 月初开始，将“大将军”养在 200 年以上的明清老葫芦里，那它们即使在大雪纷飞的除夕，照样可以咬“滚夹”，并发出苍凉的鸣叫。

因缺乏耐心而毁掉“大将

军”，我曾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。

1975 年 8 月 30 日凌晨 4 时多，我在父亲工作的南汇六灶公社的一幢百年破屋的墙缝里，逮到一条大虫，我立马返回父亲宿舍，父子两人在灯光下端详良久，认定这是一条罕见的骨牌型“大头紫鸡”（上海人亦称“督”，山东人称“披袍”）。回上海的当天，我便捧着“大将军”，去请我的玩虫启蒙老师卖香烟老头辨别。老先生一看，不禁仰天大笑道：“小赤佬，这是条恶虫，不要说你了，我一辈子都难得碰上这种运气啊！”但他再三叮嘱我，一定要等虫干老了才能开斗。

更奇的是，这条恶虫不肯结蛉，白露过后十多天了，无论多么漂亮的三尾子都近不了它的身，反而被这厮咬死两只。卖香烟老头据此断言这是条异虫，做个不恰当比喻，此乃深山古刹里身怀绝技的年轻方丈也。然而，我当年毕竟年少气盛，经不住弄堂里众“虫迷”的叫阵，遂请出“大头紫鸡”迎战，在几天之内连续咬翻敌手十几条，且无一条咬过两口的，吓得附近弄堂无人敢来迎战。消息传到我家对面的南新中学一位年过半百的语文老师耳中，他执意要出 100 元买这条虫，当年我的学徒工资才 20 元出头哟，但仍被我婉言谢绝了。

斯时，“大头紫鸡”虽已赢了十几场，但尚未伏盆，也即没到开斗时辰，可是我的尾巴已翘上了天。是年国庆前夕，厂里的青工小赵将我领到山海关路“虫王”府上挑战。对方是一位花甲长者，他看了“大头紫鸡”片刻，从里屋捧出一只老天乐盖，揭盖一道金光，乃是一条“真青麻头”，且已六爪凌空。老者道：“这是我今年最凶的一条虫，你要斗就与它斗吧。”我看完明知敌手比自己的“大将军”老辣，但自恃“大头紫鸡”是异虫，遂将卖香烟老头的教诲扔到了爪哇国。于是，我们以当年开斗的最高尺码——斗一条“红壳子”（红牡丹香烟，0.49 元一包）为刺激，摆开了阵势。

双方恶虫入斗盆，一开战便连咬几只“滚夹”，彼此威风凛凛，弹、跳、腾、挪、啄、18 般武艺轮番上阵，直咬得天昏地暗。十几分钟后，双方已咬得遍体鳞伤，头、项、肚及大腿上珠水点点，牙齿撬翻，大战 50 余回合后，因“大头紫鸡”嫩一路，局面输掉（指着张牙不再向前冲锋）。不料，那位“虫王”竟捧着自己的爱将，哽咽着说：“唉——今天倒了大霉，你的虫输了，我的冠军也废了！”

“大头紫鸡”是我平生捉到的最好的蟋蟀，何况是在父亲身旁捉的，其难过自不待言。



唐中西花卉摄影作品选

在法国看秃鹫表演 ◆ 易文



法国南部城市普罗旺斯有一个占地面积 12 平方公里的生态公园，是国内外游客最感兴趣的去处，因为这儿经常举行驯鹫表演，也可以说是全欧洲独一无二的游园节目。今年夏季，我也有幸前往该公园一饱了眼福。

这天，气温高达 36℃，我花了 30 法郎买了张门票进入公园，并在公园中央的大草坪上对号入座。远近周围皆是座无虚席的观众，人人都是汗流浹背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之心，急切地等待着驯鹫人的到来。

约过了半小时，驯鹫人入场了：一位身穿金黄色长裙的小姐和两位身着黑色骑士装的男青年，各自戴了一副黄色皮手套，

谐的气氛，驯鹫人还多次走进观众中间，高举左手，对秃鹫的回归路线给予暗示。瞧，一只秃鹫在回归途中还故意停落在一位女士的头顶上歇脚，对观众做出各种友善的姿态：或是用翅膀替女士扇风；或是用爪子轻挠女士的头发；或是用钩嘴啄着女士的鼻子……吓得这位女士面如土色，不敢动一动。待秃鹫离去时，她才长长地尖叫了一声：“上帝啊，简直吓死我了！”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秃鹫的种种表示友好的动作，都让观众感到心惊肉跳，当它们擦着观众作低空飞行掠过时，就如同一架架飞机俯冲而来，令观众产生一种大难临头又躲闪不及的恐惧。

表演结束后，惊喜交加的人们围着驯鹫人迟迟不肯离去，大家想知道：秃鹫这种猛禽在驯鹫人面前何以会变得如此温顺？驯鹫小姐微微一笑，道出了奥秘：他们只需将捕来的每只秃鹫称一称体重，就能准确地知道每只秃鹫该有多大的食量，从此以后，每餐都故意不让它吃饱，迫使它的性格渐渐变得温顺，从而听从从人的遣唤和指挥。在表演时，驯鹫人要将肉食捏在手里，使它明白：自己在表演时，主人是不会亏待的，不过，桀骜的秃鹫也有飞出去而不肯回来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一只秃鹫创下了飞离 15 天不见踪影的纪录，但毕竟抵挡不住“家”里张嘴就能食肉的诱惑，到了第 16 天时，这只秃鹫终于又自觉乖乖地飞回驯鹫人的手中。

出了公园之后，我的衬衫已被汗水湿了个透，神情仍处于极度的紧张、亢奋状态之中。我想，秃鹫乃是现代自然界生存着的体积最大（体长约有 1 米，翅展约达 3 米），体量最重（体重约达 13 公斤）的飞行鸟类，其食物多为尸肉、垃圾和各种排泄物。真可谓：面目可憎，声名不佳。而如今居然也能登上大雅之堂，并为人们作这样奇特有趣的表演，真是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啊！



花鸟虫鱼

夏日荷塘

(第 144 期)

刊头国画：吴颐人

罗罗是个好帮手 ◆ 祝天泽

罗罗来我家已两年了。那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好友老鲍见我我很喜欢他带来的小狗罗罗，便慷慨地说：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，你也属狗，也许它会给你带来好运。此话尽管是说说玩的，但也真灵验。罗罗来到我家后，不仅给家人带来了欢乐，还多次使我家化险为夷。

罗罗属于雪纳瑞品种，上身覆盖着黑毛，四脚则长着白毛，长长的胡须，凹陷的双眼，十分精神。在小区里蹒跚，可谓人见人爱。特别是它的机智聪明，更是有口皆碑。一次，我已上床熟睡，突然一阵汪汪的狂吠把我唤醒，我披衣下床，随罗罗奔出卧室，来到房门口，原来房门没有关实，一推就开了。不久前，一位邻居家的房门没有关紧，窃贼潜入，失窃了不少财物。幸亏罗罗及时提醒，才使

我家免遭一场灾祸。

俗话说：狗通人性。此话在罗罗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有一次我邀几位朋友在家搓麻将。为了一张牌，我与朋友小王争执了起来，一时他的声音盖过了我。此时闹闹在桌底下的罗罗突然窜了出来，朝着小王狂吠，似乎在说：你的声音低一点，不准欺侮我家主人。小狗如此灵巧，逗得小王哈哈大笑：你家的狗真厉害，打牌也帮着你。顿时两人的口角也化解了。

去年日本电影《导盲犬》在上海一些影院放映，我特地购票去看了，深为剧中小狗在为盲人服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明与伶俐所折服。回家后我请了一位业余驯狗师来训练罗罗，很快，罗罗学会了躺倒、坐下、站立、握手等动作。桌上放几样不同的东西，只要你下达不同的指令，罗罗就能准确

无误地叼来。一次我患感冒躺在床上，罗罗急得在床边转来转去，看得出它是在为我的疾病而焦虑。我下达了“拿药”这一指令，罗罗一个扑腾窜到厅里，从茶几上叼来了一盒感冒药片，放到我的床上。此时我的一位朋友正好来访，见状赞扬道：你家的小狗真机灵，成了你家的好帮手。



我喜欢养鸟，尤其喜欢养芙蓉，它的叫声虽然没有画眉那么洪亮，没有百灵那么多彩，却特别委婉，特别悦耳。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喂鸟，小米，油菜子，白苏子，火麻子，鸡毛菜，蛋黄，水，一样都不能少，时不时还喂一片苹果，雌鸟还不能少了墨鱼骨。在我的精心喂养下，它们个个精神抖擞。我有两只雌鸟，其中一只只是山东芙蓉，我

无力飞翔 ◆ 周伟民



叫它“阿黄”，明黄色的羽毛，没一根杂毛，油光水滑的十分漂亮，体形壮硕，神采奕奕，见过的人都说是只好鸟，已经养了近十年了，和它一起买来的两只雄鸟都先后去世了，但唯独它还好好地活着，就是从来没有生过蛋。也许正是没有生过蛋，没有哺育小鸟上耗费过精力，所以才得以长寿。

五年前，“阿黄”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逃亡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那天，我在书房整理书报，大妹出于好心，帮我清洗鸟笼，一不小心，受惊的“阿黄”逃出了鸟笼，正好阳台窗开着，“阿黄”飞出了阳台。大妹大惊失色，连忙叫我，我奔到阳台上往外看，开始没看到它，大妹却指着对面华联超市的玻璃墙脚下说，“它在那儿！”果然我看到那里有一个小黄点，正是“阿黄”，大妹说，“阿黄”飞出阳台后，根本没有飞起来，只是滑翔着冲向对面的华联超市，落在那个地方。我让大妹赶紧下楼，我则继续在阳台上看着，估计大妹从四楼奔到对面，也就是短短四五分钟时间，但这是惊心动魄的四五分钟，不知是突如其来的自由使“阿黄”不知所措，还是无力飞翔的无奈，“阿黄”趴在那里动也不动，纷至沓来的行人一个一个从它的头上经过，随时有可能踩在它的身上，只要有行人往地上看一眼，随时可能发现它，把它抓走，而我只能爱莫能助地远远地看着，默默地为它祈祷。好在毕竟是晌午时分，行人不算太多，它趴的地方比较靠墙，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凶险，终于看到大妹奔到它跟前，轻轻地将它捧起。它没有任何的挣扎，也没有试图飞离，乖乖地躺在大妹温暖的手掌里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

“阿黄”安全地回家，我却有一种淡淡的惆怅甚至悲哀，我理解久困樊笼的“阿黄”对蓝天的向往，理解“阿黄”对“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”枯燥生活的厌倦，更理解它对自由的渴望。我担心他们将来面对蓝天时，也会“无力飞翔”！

西苑那曲热狗社直销 48元/瓦-98元/瓦
冬虫夏草
畅销上海 2001-2007年 假一罚十
●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饭店商场 T:63750537
●徐汇区漕溪北路398号103室